

时尚的受害者

致命服饰图鉴史

「英」艾莉森·马修斯·戴维 / 著

李婵 / 译



Alison Matthews David

重庆大学出版社

Angers of Dress Past and Present

SHION VICTIMS

时尚的受害者

致命服饰图鉴史

FASHION VICTIMS

The Dangers of Dress Past and Present

Alison Matthews David

[英]艾莉森·马修斯·戴维／著

李婵／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尚的受害者:致命服饰图鉴史/(英)艾莉森·马修斯·戴维著;李婵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8

书名原文:Fashion Victims: The Dangers of Dress Past and Present

ISBN 978-7-5689-1430-7

I. ①时… II. ①艾… ②李… III. ①社会生活-历史-世界-通俗读物 IV. ①K1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5798号

时尚的受害者:致命服饰图鉴史

SHISHANG DE SHOUHAIZHE ZHIMING FUSHI TUJIANSHI

[英]艾莉森·马修斯·戴维 著

李婵 译

责任编辑 李佳熙 装帧设计 Moo Design

责任校对 刘 刚 责任印制 张 策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饶帮华

社址:(401331)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电话:(023) 88617190

网址:<http://www.cqup.com.cn>

印刷: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292千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1430-7 定价:7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引 言 时尚的死亡陷阱：现实？抑或故事？／005

第一章 致病的衣物：细菌战／033

第二章 用毒神技：水银帽／047

第三章 毒颜料：砷绿色／079

第四章 危险的染料：可爱又致命的彩虹／111

第五章 纠缠与绞杀：魔鬼机器之手／137

第六章 燃烧的布料：蓬蓬裙和裙箍／159

第七章 燃烧的假货：塑料梳子和人造丝绸／195

第八章 结语：时尚受害者的余生／227

致谢

过去的十年，是我致力于本书的调研与书写的十年，也是我的心理认知及专业认识发生重大转变的十年。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同事，以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结识的朋友们。很荣幸曾与位于多伦多的百图鞋博物馆（Bata Shoe Museum）的高级策展人 Elizabeth Semmelhack 共事。无数次交流讨论，使思想之花绽放，更成就了《时尚的受害者》一书，也促成了“时尚的受害者：19世纪的服饰之美与服饰之恶”展览的举办。还要感谢 Alison Syme 教授不遗余力的支持，您的慷慨大方和犀利的文笔，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写作，使我的文稿得以改进，是您的帮助和鼓励，使我坚持书写，最终成书。当然，如果没有瑞尔森大学物理系（Ryerson Physics Department）的 Eric Da Silva 博士和 Ana Pejović-Milić 教授的帮助，本书很难以今天的面貌呈世。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我调查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本书成稿出版，也得益于许多博物馆及档案馆同事们的帮助。他们中有：Alexandra Palmer 教授、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的 Karla Livingston 及 Arthur Smith、伦敦博物馆（Museum of London）的 Tim Long 及 Beatrice Behlen、曼彻斯特服装画廊（Gallery of Costume, Manchester）的 Miles Lambert、巴黎加列拉宫时尚博物馆（Palais Galliera in Paris）的 Marie-Laure Gutton 及 Alexandra Bosc、Musée du Chapeau et de la Chapellerie 博物馆的 Christelle Comméat 及 Éliane Bolomier、梳子和塑料博物馆（Musée du Peigne et de la Plastur-

gie)的Téréza LeFellie、维尔康姆图书馆(Wellcome Collection)的Ross McFarlane, 以及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Victoria and Albert, V&A)博物馆的Lesley Miller。另外,我还要感谢Sonja Bata——百图鞋博物馆创建人、Emanuele Lepri、Ada Hopkins、Suzanne Petersen McLean、Nishi Bassi以及鞋博馆的其他员工,他们都很棒!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时装界业内人士Jenifer Forrest和Ryan Ledoux两位。他们视角独到、专业娴熟,内心不乏对本研究课题的好奇探索。很荣幸与他们以及Wendy Sepponen、Victoria Di Poce、Alanna McKnight、Myriam Couturier,还有所有学生一同努力。另外,感谢Janna Eggebeen博士提供的图片,也感谢同事和朋友们的鼎力相助:Bob Davidson博士、Vicky Holmes博士、Julia Abramson博士、Stéphanie Sotteau-Soualle博士、Dylan Reid、Allison Moorehead博士、Alexandra Kim、Alice Dolan、Anita Quye博士、Philip Sykas博士、Marlis Schweitzer博士、Elizabeth Hayman博士,以及Caroline Evans教授(感谢教授从研究开始,就给予我精神和物质双方面的大力支持)。私人收藏家也予我帮助良多,感谢“布拉斯珍本藏书”(Brass Rare Books)的Caroline Brass,以及私人收藏家Glynnis Murphy、Norma Lammont借阅给我们的藏品和图片。尤其感谢Arnold Matthews,是他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本书的各种插图。

整个课题的参与者众,他们中有Matthew夫妇(Colin及Anne-Marie)、Lise Christofferse、法国的大卫一家、Caitlin O'Donovan、Jen Yeung博士、Ana Serrano、Priam Givord、Tal Henderson、Stephanie Herold、Bruce Perkins博士、Elizabeth Stephenson博士、Dipti Bhagat博士、Ali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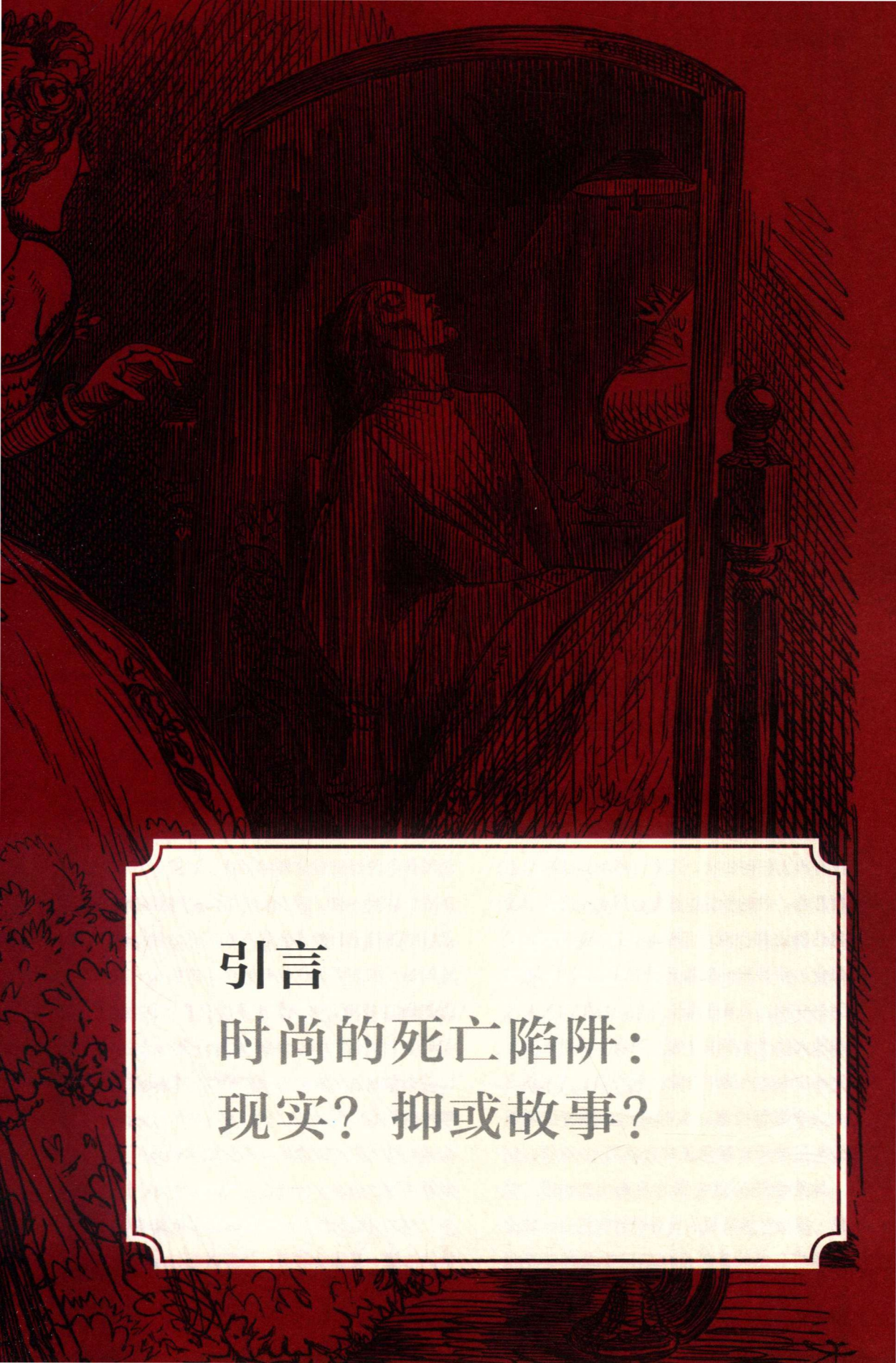
Droual、Kristin Heins 博士、Jen Wise 博士、Amanda Cooke、Savannah Bankson、Mirek Lojkasek博士、Laurie Gerber、Alyssa Rocco, 以及最后一位, 我可爱的猫咪Leo, 毛茸茸的Leo先生常常趴在办公桌上伴我左右。遗憾的是, 本书成稿时, Leo 先生突然离世, 毫无预警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感谢瑞尔森大学的同事: 时装学院的同仁们, 以及 Charles Davis 博士、Kim Wahl 博士、Joseph Medaglia、Ben Barry 博士、Irene Gammel 博士、Kathryn Church博士、Michael Finn博士、Ingrid Mida、Caroline O'Brien、Gowry Sivapathasundaram、Shirley Lewchuk以及 Jorge Loyo Rosales 博士。

如此大规模的素材分析得益于各方的经济支持。非常感谢以下机构的资金支持: 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SSHRC)、瑞尔森大学人力关系管理中心 (the Centre for Management Labour Relations, CLMR)、瑞尔森大学通信及设计系 (the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同时感谢设计史学会成立第二十五周年奖的奖金支持 (the Design History Society 25th Anniversary Award), 以及南安普敦大学年度研究资金支持 (Annual Gra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感谢 Anna Wright, 感谢她的热情与鼓舞。这位来自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优秀编辑从研究之初就对我的作品抱有信心。两位天才设计师 Hannah Crump 和 Ariadne Godwin 完成本书的录入与排版后, 本书的审稿人们辛苦工作, 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在所有人的一致努力下, 我的手稿终于出版成册, 梦想成真!





引言
时尚的死亡陷阱：
现实？抑或故事？

1996年8月14日，卡伦·维特汉姆（Karen Wetterham）正专心致志地进行化学实验。这位48岁的达特茅斯学院化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有毒金属的研究，那天也不例外。当天，教授的手套上无意中溅上了几滴汞化合物，不到一年，她便与世长辞了¹。维特汉姆教授当时深信，医用手套对皮肤有极强的保护作用，因此并未在意外发生后及时脱下手套。然而，正是透过这双手套，剧毒物质二甲基汞在15秒内钻进她的皮肤，浸入她的血液中。可怜的教授当时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六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急剧恶化。她的听觉、视觉、行动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都出现了问题。尽管后期采取了强化治疗措施，教授还是在昏迷五个月后，于1997年6月8日离开人世。医护人员发现她的大脑严重受损，因为头发检测可以有效地测出人体内的汞含量，他们取了教授的一缕头发进行检测。实验证明，维特汉姆教授头发的汞含量是正常含量的4200倍，比人体能承受的重金属含量高出22倍²。卡伦·维特汉姆教授陷入昏睡前曾说过，她希望能将自己的案例汇报给医学及科学界相

关部门，以期改善“未来面对汞中毒时的认知、治疗及防御能力”³。那么，卡伦·维特汉姆的悲剧究竟缘何而起？答案显而易见：一双手套，一双医用手套，一双未能向她提供有效保护的医用手套。

虽说这起事故发生在“遥远的”实验室，但我们必须承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得靠各种衣物保护，不是吗？衣物是遮羞布，是身体的铠甲，是心灵的慰藉。从出生时的襁褓，到临终时的寿衣，终其一生，人类都在衣物的陪伴下过活。19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衣服，就像房屋，内含一切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因素，足以“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伤害”⁴。然而遗憾的是，本书不得不告知列位，衣物——人类脆弱的血肉之躯的保护者，在很多时候，非但不能正行其责，反而成为邪恶的杀手、死神的帮凶。奇装异服当然杀伤力更强，无聊的常服也不遑多让：袜子、衬衫、短裙、长裙，就连看似舒服的棉质睡袍，都是杀手阵营里的一员。

本书讨论的重灾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英国、北美，从那时起，时尚机



▲1. 半骷髅半时尚男女“死亡信徒”塑像；约1805—1810年；材质：蜡、布料；©维尔康图书馆，伦敦

器与其载体——服饰，就一步步改变了肉体的自然法则。对“优雅精致”的时尚男女来说，外在形象远比内在健康更重要：女士们脚踩高跟鞋，身穿有箍衬裙，内裹紧身胸衣，在路上跌跌撞撞；男士们头戴厚重的礼帽，汗如雨下，脖子被浆洗得硬邦邦的衣领勒得透不过气来，他们足下细长的高靴，搁到现在，估计没人受得了。最可怕的，还是所谓的“贵妇时装”，这种强大的社交机器、身份象征，足以令每一位与它“近身相搏”的人，不论是制衣者，还是穿衣人，都饱受折

磨，身心俱疲。这些人是“奴隶”，是“受害者”，若将他们神化，还可以称其为“殉道者”。1827年，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在作品《时尚与死神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Fashion and Death）中，将“时尚”拟人化，称为死神的姐妹。“时尚”骄傲地宣称，她最爱玩死亡游戏，“被鞋子禁锢的蹒跚世人，束身衣让他们透不过气，眼珠鼓起……我好心劝慰，试图让这些绅士免受苦楚，然而，他们爱我，宁受每日千般折磨，万般痛



▲2.《便捷生活——多功能旋转帽》；T. 麦克利恩 (T.Mclean)；1830年；©维尔康姆图书馆，伦敦

苦，就算因此光荣就义，也要爱我⁵。”

19世纪初，时尚荼毒的对象不分男女。两尊蜡制的“死亡信徒”就像是书架的两端，相互呼应，让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感叹生命脆弱，时尚易逝（图1）。然而，到1830年，性别差异在时尚界突显出来。对男性来说，黑色套装独占鳌头，它既能体现衣物的功能性，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民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象征。这种态度清清楚楚地通过一幅讽刺画彰显出来，画名叫作“便捷生活”。

这幅画的主角是一种可旋转的帽子，帽子上配有各种装备：眼镜、雪茄、嗅盒、放大镜，甚至还有一副挂在耳朵上的喇叭。有了这些装备，画中人只需伸伸手，就能增强听觉视觉，嗅到芬芳的空气，还能不时吸口

雪茄提神醒脑，“完全不需要操心拿东西”。看到这幅画，或许我们会捧腹大笑，但在一个世纪后，更为先进的同类设备确实被制造了出来，即“谷歌眼镜”。它功能更强、分类更细，还带有照相机和网络，可随时随地为人所用。相反，女性“自然而然地”成为愚昧、疯狂、专断的时尚界受众。无论在家或是外出，时尚之锤都重重地打击、阻碍着女性的行动与健康。虽然现代女性的衣着较过去更具实用性与舒适性，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时尚”二字，从未挣脱性别差异的紧箍咒。



▲3. 都筑响一 (Kyoichi Tsuzuki); 品牌: 安娜苏; 《穿衣穿到穷》(Happy Victims), 2000年; 卢森堡现代美术馆

时尚受害者的过去与现在

从1999年到2006年,日本摄影家都筑响一用镜头书写了这样一系列的故事:《穿衣穿到穷》(图3)。每张照片分别记录一位品牌拥护者的“港湾”——从满满一柜子的爱马仕(Hermès)到一屋子闪闪亮亮的日本朋克品牌Fotus——镜头里的人对特定品牌的痴迷,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照片的每一位主角,都是时尚受害者的绝佳诠释。在一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一位年轻的女士展示了她的全部藏品:衣服、鞋子、化妆品、香水。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美国品牌——安娜

苏。照片中的女主角躺在镜头的最前方,周身波希米亚风——人造皮草、针织、蕾丝、精致的眼妆。在疯狂的“血拼”后,她双目紧闭,精疲力竭,像死了一样躺在一堆五颜六色的战利品中间。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从批判的视角看待这组照片,把它当作对品牌忠实粉丝的讽刺挖苦,但是对都筑响一来说,创作的出发点不过“兴趣”二字。他想知道,在日本,“品牌的忠实粉丝究竟如何生存”。“这些人并不富有,为了买衣服,他们租住在很小的房间里,省吃俭用。虽然买了一大堆,实际并没有好地方可去,衣服也没有用武之地”⁶。都筑响一的照片表达得



▲4.《惊恐的女士》，又称《穿衣镜中的幽灵》；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笨拙》（PUNCH）杂志；1863-07-04；©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客观谨慎，他不希望引导读者对时尚消费者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情绪，但他也说，与这些拼命购买服饰的“瘾君子”相比，其他物品爱好者，尤其那些具有更多文化内涵的物品的收集者们，往往不会受到他人的轻视。这些物品可以是书籍，或是黑胶唱片，而我，还想在物品名录里加上一种特别的服饰——“古董衣”。

都筑响一的作品发人深省，既催人思考时尚受害者的本质，也使人意识到自身视野的局限性。在维多利亚时代，无论是做衣服的人，还是穿衣服的人，都在疯狂滋长的消费主义浪潮中饱受折磨。在都筑响一的镜头下，消费者是唯一的受害人，而在约翰·坦尼尔的插画《穿衣镜中的幽灵》里，

主人翁（一位衣着华丽的女性），在镜子里看到的，却是女裁缝的死亡影像——她死在量身裁衣的工作中（图4）。这幅插画以真实故事为背景，一位名叫玛丽·安·沃克利（Mary Ann Walkley）的女裁缝，年仅20岁，受雇于宫廷服装制衣商埃莉斯夫人（Madame Elise）。在连续工作二十六个半小时后，玛丽死于疲劳过度。那是1863年，当时玛丽的工作内容是为庆祝丹麦新王妃的到来，缝制庆典专用的礼服。卡尔·马克思曾在其名著《资本论》（*Capital*）中提及玛丽·安·沃克利，称她的死亡为“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还在报纸上发稿，谴责此类悲剧的发生：“我们白人奴隶，被苦役埋入坟墓，沉默、苍白、死去”⁷。

这幅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正面抨击了时尚行业的残酷，然而此后，自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现代的营销团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大地美化了“死亡”“毁灭”和“创伤”⁸。时尚行业的营销机制老辣世故，它极力缩小人们的眼界，说，来！别揪着“时尚”不放，还是看看社会学和心理学吧，这样就能知道罹难者们究竟有些啥毛病了⁹！于是，时装里的危险被深深地隐藏起来，人们不再害怕它，更不会谴责它。一想到“时尚”二字，人们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个打擦边球的心理学名词：买太多的人是“购物狂”；奇装异服是“青春期”的表现，活该被同龄人嘲笑排斥；而貌美如花的“自恋狂”们，自视甚高，只要稍微被网络、杂志和T台上又瘦又白的明星一撩拨，出问题是早晚的事儿。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尚的面孔，它精心算计，营造魔性魅力，引诱每一个人。即使你对它的狭隘嗤之以鼻，却仍难逃其诱惑。提到“时尚的受害者”这个词，首先蹦入我们脑海的，总是非西方文化对人体的伤残行为，例如古代中国裹脚的行为、当今社会的整形术或是硅胶填充……¹⁰然而，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时尚魔爪，剧毒无比，却深藏不露，隐而不现。几个世纪以来，时尚对人类的伤害由外而内，无论制衣者或是穿衣人都难逃其害。土地、空气、水、人和动物，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时尚的牺牲品。为了揭露这一当今热点问题的真相，本书将当代的问题，融入历史事件中，“借古喻今”，围绕时尚行业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

供大家讨论。

健康问题，或者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讲，环境危机，不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它不单是工业事故的衍生品，如2013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拉纳广场”制衣厂倒塌事故；也不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当今的世界工厂，这些国家的纺织行业屡屡发生践踏人权的丑闻和工业事故。19世纪的欧洲，纺织行业在巴黎、伦敦、曼彻斯特等各大城市兴起。医生，往来于家庭、医院，以及各大工厂，成为时尚这个刽子手的第一见证人。这位该死的刽子手讲究公平公正，对任何人一视同仁，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是迎头一刀。后来，日益发展的工业化水平，以及不断精进的科学技术，对于服装行业来说喜忧参半。男人们，无论是化学家、工程师，还是工业家，不断利用新技术发展服装行业，扩大生产和推广新型材料，将过去上流社会才能穿戴的服装、配饰、色彩，引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危险。“奢侈品”范围的“扩大”，引起许多观察家的谴责，认为这将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客观地指出，与男性消费者有限的兴趣相比，女性对新款服饰的欲望简直毫无理智可言，更应受到批判。

医学界鼓励这种性别偏见，它鼓励各界人士加大对女性的谴责，因为她们的确是生病、受害的主体。于是，19世纪的医生和大众媒体联合起来，广而告之，利用《时尚的自杀》(*Fashionable Suicide*)、《车间里的死亡》(*Death in the Workshop*)等杂志，明确指出时



▲5. 维多利亚时代的鞋子，又窄又直，不分左右；19世纪40年代晚期，Jaques牌，法国；©百图鞋博物馆，多伦多

尚对女性的伤害。大多数中产阶级评论员尤其关心女性的时装是如何伤害人体的，他们认为它是一系列疾病，包括内脏器官疾病的诱因。过紧的蕾丝、束身衣均可致病。虽然这类猜测不乏夸张之处，但是，所谓的时尚文化的确打造了许多莫名其妙不合乎人体生理特征的东西。鞋就是个绝佳范例。19世纪50年代前流行一种“平鞋”，这种鞋子完全不考虑双脚的形状及其对称性（图5），没有左右之分。虽说对制鞋人来讲是个好事，节约时间又省事，但长期穿着这种鞋子，会让脚部变形。在那个时代，男女鞋都是这样，鞋底窄得不可思议。为了迎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获得一双小巧的脚，不少女性选择用布条绑住脚趾，就像为脚穿上束身服一样，不是为脚选择合适的鞋，而是为鞋塑造合适的脚¹¹。人体的其他部分也遭受着同



▲6. 扭曲的“希腊式弯曲”姿势，紧身束胸+裙撑+高跟鞋，《笨拙》杂志，1869年；©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样的噩运，不得不屈从于一系列“修正”行为，改变“天然”形态。19世纪60年代的女性流行一种走路姿态，被戏称为“希腊式弯曲”：挺胸翘臀，将周身平衡和安危系于脚后跟（图6）。当然，不是每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都会摆出这种极端的造型，但是，只要有人用这种姿势走路，一定会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和服装历史研究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机械束缚方向，但是时尚带来的伤害远不止于此，大大小小的致命案例占据着19世纪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不知道为什么，现代社会的我们忘记了这些恐怖致命的危险：有些衣料就是传染病源，或是遗留有化学毒素；工人作业一个不小心，身上的衣物就可能被卷进机器，或者冒烟着火，连带着衣服主人也没有好结果。翻开当年的报纸或是医学杂志，各

各式各样的警告铺天盖地，告诫人们小心传播可怕疾病的洗衣房：迷人的绿色裙子是用砷染的色，易使人窒息死亡；裙箍是用易燃材料做的，穿着它有可能被活活烧死。谢天谢地这些事故都发生在过去，但是，只需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今天的时尚行业依然荆棘密布，危机四伏。



▲7.左：20世纪70年代，亮片晚礼服厚底凉鞋；约1974—1979年，Loris Azzaro牌，意大利；◎百图鞋博物馆，多伦多
右：水牛厚底靴；Ginger Spice私人物品，1997年；◎百图鞋博物馆，多伦多